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 第十七回 癡情女沉浸新婚夜 薛丁山一打樊梨花

樊梨花智激薛丁山，薛丁山聞聽此言劍眉倒豎，虎目圓翻：「丫頭，少要吹噓，就是刀山油鍋，某也不懼，拿命來。」薛丁山腦子一熱，雙腳點蹬，兩手端槍，在後邊就追來了。攀梨花，心中暗喜。出了兩軍陣約有十里地左右，抬頭一看，山嶺重疊，怪石橫生，前面有一片樹林，樊小姐催馬進了樹林。回頭一看，薛丁山也迫過來了。樊小姐抬腳把三尖兩刃刀掛上，把臉上的汗擦了擦，等著薛丁山。眨眼之間，薛丁山就到了，手裡提槍，提防上當，左看看，右瞅瞅，看樣子並無伏兵。抬頭一看，孤單單、冷清清就是樊梨花一個人，刀還掛上了。薛丁山就更愣了，他在離樊梨花三丈多遠的地方把馬帶住，用槍二點：「呔，樊梨花，你把我騙到此處，有何話講？」，「二路帥，請你且息雷霆之怒，慢發虎狼之威。為什麼我把你請到這兒來？因為這裡不是戰場，你我也不是仇敵，容我申訴肺腑。」，「講。」薛丁山端著槍，瞪著眼，盯著樊梨花。

樊小姐一不著慌，二不著忙，一伸手，從兜裡把師父那封信拿出來了。「二路帥，你先看看這封信，看完了我再給你說。」樊梨花把信給他扔過去了。薛丁山一看信落到馬前，用大槍的槍尖把信挑起，然後取下來展開觀瞧，原來裡邊裝有兩封信，一封是王禪老祖的親筆，一封是黎山聖母的手札，兩封信的內容大致相同，都是從中為媒作保，要丁山和梨花結為伉儷。兩封信言詞懇切，感人肺腑。薛丁山把這兩封信反覆看了幾遍，一語不發，呆若木雞。他想：我師父王禪老祖可是好人哪，他老人家辦事既有分量，又有把握，為我的終身大事選了樊小姐，足見我老師在我的身上花費了心血。再說黎山聖母，雖說我沒見過，聽我師父給我講過，那是位武林高手，道德高深的出家人，輕易不管閒事，能親自出面，把樊小姐介紹給我，說明對我也非常重視，同時也足見樊小姐是個光明磊落之人，這件事叫我怎麼辦呢？說良心話，他是真喜歡樊梨花。竇仙童雖然和他成親了，但是他總覺得不那麼得勁，覺著她是佔山為王的女人，這個婚姻多少有點強迫的性質，因此他總是不那麼痛快。要講心裡真愛慕的，就是樊梨花。丁山又想，大概我老師和黎山聖母不知道我現在已經結婚，看樣子樊小姐也不知此事，但是自己不能不告訴她呀！

薛丁山想罷多時，把信折疊起來，帶在懷中，回去見爹爹好有個交代呀。他又想到，我是男子漢大丈夫，能在女孩家面前羞羞答答嗎？有什麼我就說什麼。他鼓起勇氣，把頭抬起來：「樊小姐。」，「啊，二路帥，信你看明白了嗎？」，「看明白了，不過樊小姐，薛某已經完過婚了。在戰場上你見過的竇仙童，就是我的夫人，樊小姐，這封信我收到晚了，你我二人的婚姻大事看來是辦不到了。請你轉告貴恩師，我多謝她的盛意，希望她通情達理，能原諒我。」樊梨花一聽，涼了半截。

「二路元帥，話不能這麼說。當然我老師是不瞭解內情，但是她老人家業已親筆寫了書信，將我樊梨花的終身許配於你，要辭婚倒也不難，你可以去向老祖和聖母當面講清，這個話我是無法啟齒呀！」薛丁山真感到左右為難。

正在他們無法決定的時候，樹林外一陣馬蹄聲響，薛丁山抬頭一看，來人正是程咬金。老程來到近前下了坐騎，看看丁山，看看梨花，樊小姐滿面含羞，低下了頭。薛丁山也感覺很不自然：「爺爺，您來了？」，「來了，丁山哪！看你們兩人好像遇見了為難之事吧。樊姑娘，你還不瞭解我吧？我是魯國公程咬金。我這個人哪，是個熱心腸，好給人排難解憂，你們要有啥為難的事，只要給我講清楚，我就能給你們做主。」樊梨花聽說是程咬金，急忙上前見禮：「魯國公，樊梨花這廂有禮了。」，「免禮免禮。樊姑娘，你有什麼事呀？」樊梨花瞟了薛丁山一眼，又低下了頭。薛丁山趕緊把老程拉到一邊，把書信拿出來讓他看。程咬金把眼一瞪：「你不知道爺爺不識字嗎？」，「那我給您念念。」，「可不許胡改啊，寫什麼就念什麼。」

薛丁山把信念完了，老程手捋鬚鬚哈哈大笑：「姑娘，我看這是件好事，有你們二位老師做主，你要樂意的話，我老頭子願給你們保媒。你說句實話，打算怎麼辦？」

樊梨花怎麼辦呢？並不是說她的臉皮厚，非要嫁給薛丁山不行，而是實在討厭楊凡。她一看老程願從中保媒，只得說道：「老爺爺，既然信您已聽過，那麼我老師和王禪老祖的意思您是知道了。可是二路元帥已經有了妻室，我要許配於他，讓他為難，我心里也覺不好受；不遵師命，無法向老師交代。老爺爺，您看怎麼辦好？」

「噢，說得對。樊小姐，要依我說，既然你們雙方的老師都已為媒做主，天地君親師，師徒如父子啊，老師的活你們不聽，還聽誰的？所以，你和丁山這門婚事，是板上釘釘，決不能更改，聽我的話，這事就這麼定了。至於丁山這方面，確實有了妻子，這事怎麼辦呢？我是這樣想，不管誰先來誰晚到，究竟誰當正印夫人，還得看能耐，看武藝，看功勞，由國家來決定。你先別計較這事，可以跟皇上商議商議。至於你們家那方面，你爹同意嗎？你哥哥同意嗎？你母親什麼意思？你還得說通了，兩方面都高興，才能玉成其事。關於丁山這方面，有你們老師作媒，一切好辦。另外我再問問你，你們兩個的婚姻定了以後，這寒江關怎麼辦呢？咱們還是兩國的仇敵呀，這個你得說明白。」，「老爺爺，我跟二路元帥還沒有說到這，你既然問到這，我可以給你講，我的意思要獻關歸唐。唐天子是有道的明君，恩德布於四海，老百姓非常擁護。六國三川的人馬，是不義之師，不應該提出無理的條件要挾大唐，無故興兵進犯大唐的疆土，這既不得人心，滿朝文武也不憤，倒行逆施，早晚必敗。我雖然是個女流，也看得清清楚楚，我師父也是這麼講的。既然我跟二路元帥薛丁山有這個婚姻關係，寒江關我們就獻出來了，關裡的兵馬、軍需、物資，全部歸為大唐，你看如何？」，「好。梨花真是深明大義，做得對。不過你爹、你哥哥什麼意思？」，「關於這一點，請老人家放心。分手之後，我回寒江關。咱把時間拖得長一些，五天以後您聽信兒，只要我在寒江關城樓上掛起白旗，就是大功告成了，也就是說我爹他們都樂意了，我們就獻關歸唐。到那時候，我希望老爺爺能夠親自到寒江關來一趟，跟我父母見見面，一談論接收關城的事，二把我們的婚姻大事給定下來。」

「哈哈，你想得真周到，跟我心裡想到一塊兒了。咱們就一言為定，五天為準。五天以後，你在城頭上挑起白旗，爺爺一定趕奔寒江關，主要是給你提媒。提媒之後，釘是釘，鉚是鉚，抓緊日期，你們夫妻完婚，我還等著喝你們的喜酒呢。」樊梨花滿面飛紅，和二人告別，轉回寒江關。

薛丁山低著腦袋，唉聲歎氣。老程拍了他一下：「丁山，你還有啥不樂意嗎？」，「老爺爺，說句良心話，我很喜歡樊小姐，再說又有兩位名師從中為媒，您又從中擔保，而且咱們還能得到寒江關，我有什麼不樂意的？最使我腦袋疼的就是我爹。他一聽見這種事，非發脾氣不可，見著我爹可怎麼說呢？所以我有點害怕。」，「哎，丁山哪，萬馬軍中你都不怕，跟你爹說話你怕什麼，放心吧，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。」

程咬金帶著薛丁山回到陣前，爺兒兩個吩咐收兵，大家回了營盤。一老一少在營門外下馬，興沖沖趕奔中軍寶帳。這時候，唐王李世民、軍師徐懋功、無帥薛仁貴，都在大帳中聽信兒。滿營眾將分列兩廂。薛丁山趕緊來到父親面前，躬身施禮：「父帥在上，末將交令。」，「丁山，兩軍陣前去戰樊梨花，勝負如何？」，「回爹爹，也沒打敗，也沒打勝。」，「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老程一聽趕緊過來了：「仁貴呀，我們就得說是大獲全勝。你看，樊小姐收兵撤隊了，我們也平安回來了，這不就是打了勝仗嗎？另外仁貴喲，我給你道喜了。」，「老人家，此話怎講？」，「你可別生氣啊，你又多了個兒媳婦。樊小姐把終身大事許配給丁山了。」

老程沒頭沒腦地啞嘴這麼一句話，誰不吃驚？薛仁貴聞聽此言騰地臉一紅：「老人家，此事當真？」，「這事有關著玩兒的嗎？千真萬確呀！」這一下可把薛仁貴給氣壞了。他把虎膽綽起，剛要拍桌子發脾氣，程咬金趕緊解釋：「仁貴你等等，你得讓人家把話說清楚。丁山，把那信拿出來，讓你爹先看看。」薛丁山從懷裡把這兩封信拿出來，雙手呈上。薛仁貴不知道怎麼回事，等把信從頭到尾看完了：「啊，是這麼回事。」王禪老祖誰人不知？黎山聖母哪個不曉？兩位世外高人給兒子從中為媒，這事怎麼辦呢？薛元帥把這兩封信呈給軍師，軍師、皇上都看了。李世民看完了不但不生氣，反而樂了，他看看薛丁山，瞅瞅程咬金：「丁山

哪！既然兩個世外高人都從中為媒，朕看這事是不能更改了，我也樂意。薛大帥，你說呢？」，「萬歲，您看著辦吧，我也是左右為難。」，「大帥，朕從中作主，此事就定下來吧。」程咬金一聽高興了：「這才叫有道的明君。萬歲，你聽我說，不但是婚姻的事，人家樊小姐還說了，要回城勸說她爹爹、哥哥，獻關歸唐。真要把寒江關得過來，三川六國的滅亡，就在眼前了，樊小姐立了特大的功勞一件。陛下，你可不能等閒視之呀。」，「老國公放心。朕做到心中有數，真要這麼做到了，我一定重重加封。」薛丁山見皇上做主，這才破涕為笑。

薛仁貴回到後帳，把這件事給兩位夫人說了一遍，讓她們給寶仙童解釋解釋。夫人給寶仙童一說，寶仙童表示不計較什麼，再說戰場上樊小姐要不是手下留情，哪有自己的命在。薛仁貴見夫人、兒媳婦、女兒都樂意，自己心裡也寬敞多了。

眼前是不再打仗了，就等寒江關的信兒了，可是五天過去了，老程瞪眼往城上觀瞧，不見白旗。他心裡納悶兒，樊梨花這個人說話不會不算數。怎麼到了日子還沒挑白旗？難道是城中有了變化？或者樊梨花對這婚姻又不滿意了？真叫人莫名其妙。等到六天了，仍然沒掛白旗，程咬金就好像熱鍋上的螞蟻，滿營眾將也有點著急了。又過了五天，程咬金一想，壞了，甬問，肯定是事情起了變化。也許樊梨花回去一說，他爹爹不同意這門親事，或者不同意歸唐，他們耗子動刀窩裡反了，再不然就是三川六國派來什麼人了。老程一想，我非得進城問問不可，不問一問不好辦哪！我在皇上、軍師、大帥和滿營眾將面前大包大攬，紅嘴白牙說完了，現在事情一變化，叫我怎麼見人哪！程咬金連覺都沒睡好。到了十一天頭上，老程正在帳篷裡發愁呢，報事軍兵撒腳如飛到了他面前：「國公爺，萬歲、大帥有請。」老程來到大帳一瞧，嚙，眾人臉上都帶著笑容，好像有重大喜事。一問才知道寒江關已掛出了白旗，皇上問老程下一步怎麼辦，老程說道：「我跟樊小姐是這麼定的，只要一挑白旗，我就趕奔寒江關，一是談談接關的事，二是為丁山提親。大帥，你給我一支令箭，現在我就去。」，「老國公，叫你多受累了，一切大事就全拜托您了。」，「為國事奔忙，沒說的。」老程帶著八彩禮物，四十名親兵，跟眾人告別，趕奔寒江關。

老程來到寒江關下一看，寒江關的士兵果然放下了武器，但是不見樊梨花也不敢進城。老程把馬一帶，衝城上說：「各位辛苦了，我是唐營來的，我叫程咬金，要見你家小姐樊梨花。」，「國公爺，我們知道了，樊小姐派我們挑著旗；把城門開開，說你要來了，讓你稍候一會兒，我們小姐來迎接。」，「這就對了。有勞你們的大駕，給送個信兒吧。」，「好，馬上就去。」

有人一撥馬送信兒去了。等了一會兒，見一隊女兵騎馬出來，分列左右，樊小姐也騎馬來了。樊梨花在馬上一躬身：「老人家，您來了。」，「來了。」，「請。」樊梨花把程咬金接進寒江關，來到帥府門外。有人扶著程咬金從馬上下來，老程命人抬著八彩禮物、腆著大肚子，進了帥府。程咬金髮現情況有點特殊，不論當兵的還是當官的，包括樊梨花在內，臉上沒有笑，不是那麼歡喜，似乎每人都有點心事，老程心裡也覺有點壓抑。按理應當說到了帥府門前，樊洪得出來接我，你是寒江關的大帥，既然你獻關投降了，只讓你女兒來，像話嗎？當然梨花是不能少，但是你也得在場啊，到了現在連個人影都沒見著，這是為什麼呢？老程一邊走一邊思想，就來到了中間大廳。樊梨花把簾籠打開，讓程咬金進了屋。老程往屋裡一看，這裡佈置得樸素莊嚴，正中央椅子上，坐著個老夫人，丫鬟婆子在兩旁陪伴，屋裡邊沒男的。老程一想，可能人家西涼就是這麼個規矩，我按著中原挑毛病不對呀。

老程正在發愣，樊小姐作了介紹：「老國公，這是我母親何氏。娘啊，這就是魯國公程咬金。」，「噢。」何氏老婦人站起來，非常客氣，給老程施禮。程咬金坐在客位，樊梨花站在母親身後，又把頭低下了。程咬金感覺這屋裡頭也十分壓抑：「夫人哪！請問大帥、少帥都到哪裡去了？」，「老國公，是這麼回事。前些日子梨花從戰場回來，跟她的父兄提到她的婚姻和獻關歸唐的事。一開始，她爹、她哥都不太高興，後來我們一家人為這事口角了三天，終於老元帥想通了，少帥也想通了，這才決定獻關歸唐。不過我那老頭子挺倔，我那倆兒子也隨他，總覺得有點抹不開。他們的意思，在兩軍陣前挨了打，受了傷，如今又歸降了人家，覺得臉面上過意不去，所以他們躲起來了。」，「躲到哪兒去了？」，「回家鄉去了。一是先躲避幾天，二是留個面子，他說得明白，等到唐王進關以後，過三過五，派人去請他，給他轉轉臉面，也比較好看，他們再回來。」，「噢，是這麼回事。老夫人，本來咱是兩國的仇敵，他們爺兒仨在兩軍陣前都受了傷，冷不丁地要轉過這個圈來，也不容易。等我們皇上進城，一定前去隆重迎接。」

「老國公，我再給你說清楚，我們大帥臨走之時交待得明白，梨花的婚姻大事，要求你作主作到底，我們家都願意，願意將梨花的終身許配給二路元帥薛丁山。另外，城中的兵馬、糧草、庫府，所有的東西全都交納給大唐。梨花呀，你快準備辦理接交手續。」，「是。謹遵娘命。」

樊小姐轉過身來，托過一個盤子，上面有一顆銅印，就是寒江關的大帥印，旁邊有個本兒，老百姓有多少人，叫什麼名，都在這冊子上。在旁邊，還有個本子，記錄著金銀物資、兵馬器械的數目，全都清清楚楚。程咬金就作了接交手續。程咬金非常高興，全都接了過來，又命人抬過來八彩禮物，老夫人謝過，把禮物全都收下。

程咬金說：「大事這就算定下了：你們看什麼時候請我們皇上進城？」夫人說：「已經交接過了，這寒江關就是大唐朝的了，現在就由你作主。」，「好，我現在就回去，大家都在聽信兒哪。」

老程興沖沖離開寒江關，回到營中一說，眾人皆大歡喜，元帥傳令，進寒江關。大隊人馬進城安排食宿之後，皇上、軍師、元帥等進了帥府。李世民一見樊梨花，從心眼兒裡頭往外高興，認為她跟丁山這門婚事，是再好也沒有了。當時他就把樊梨花叫到面前，鼓勵了幾句，梨花千恩萬謝，又把何氏請過來也鼓勵半天，老夫人也非常滿意。李世民傳旨，關中隆重祝賀。在祝賀當中，就提到樊梨花和薛丁山成親的事，李世民挺著急，說是軍營之中男女諸多不便，都這麼大了，最好是早日成親，出入行動也方便。大家一致同意，但是缺少女方的父兄，不把樊洪父子找回來不行啊。對梨花的母親何氏一說，何氏說：「我們老元帥臨走前說得清楚，該成親就成親，該拜堂就拜堂，不用等他，他們也不樂意參加這個事，我們老頭子就是倔。有我全權代表。」大伙兒一聽，這什麼規矩，聽老夫人的意思，樊洪還不大同意。程咬金一聽：「管他呢，既然梨花的母親這麼說，又有她娘在這，那不是一樣嗎？萬歲你就傳旨吧，乾脆讓他們完婚就得了，大伙都等著喝喜酒呢。」李世民點頭，當時傳旨，讓薛丁山、樊梨花奉旨完婚。

這門親事的隆重就甬提了。整個寒江關都是燈紅酒綠，鼓樂喧天，尤其唐營官兵征戰多日，難得有這麼個喜慶的事兒，大家隆重祝賀，連全城的老百姓也都沉浸在歡樂之中。薛丁山帽插紅花，十字披紅。新房也佈置得富麗堂皇，樊小姐也收拾得花仙相似。到了拜堂成親這一天，歡樂達到了高潮，入夜萬家燈火，洞房裡花燭高照，亮如白晝。院裡點著天燈。人們喜氣洋洋，穿來穿去，還準備要鬧洞房。

薛丁山拜過天地之後，夫妻二人進了洞房。樊小姐往床上一坐，頭上戴著鳳冠，臉上蒙著蓋頭，這蓋頭得新郎官親自用手掀掉。薛丁山看了看樊小姐，心中十分高興。他想：前些天我們還是仇敵，陣前開兵見仗，現在終成眷屬，將來就是白頭到老的夫妻。有心跟樊小姐談談知心話，又有點情面難卻，看樣子今天鬧洞房的人少不了，要把我們兩個人堵到屋裡，多有不便。還是到院裡賞賞月，散散步，等到夜深人靜了，再到屋裡跟樊小姐談談知心話。他心裡這麼想著，就毫無目的地信步走去，東遊西逛，轉來轉去。他發現有個月亮門洞，就出去了。再看這個地方非常幽靜，心想，小小一座關城的帥府，竟有這麼漂亮的一座花園。

他背著手往前溜達，突然聽到有女子的哭聲。他仔細一聽，哭得非常悲切，聽聲音沒離開帥府，這是咋回事？我辦喜事怎麼有人哭呢？他抱著這種好奇心，順著哭聲就尋來了。走來走去，到了帥府後花園的東北牆角，這兒一拉溜有五間房子，門戶虛掩，裡頭搖搖晃晃，點著燈光，哭聲就是從這裡傳出來的。他側耳細聽，不是一個人哭，心裡更覺納悶兒，為了把事情弄清楚，他躡足潛蹤，高抬腿輕落步，到了窗戶外邊。窗戶紙已經破裂，上面都是窟窿和裂縫兒。薛丁山屏住呼吸，睜一目眇一目往裡觀看，只見房裡放著幾條板凳，板凳上並排放著三口棺材，瞅著就讓人發疹。頭前點著引魂燈，棺櫃前邊有拜墊，有靈牌，兩個女人穿白掛孝，正拍著棺材痛哭。

只聽這兩個女人一邊哭，一邊說：「丈夫哇，你死得太慘了！沒想到一奶同胞的親手足，居然下此毒手，你們死了，屍骨未

寒，人家就拜堂成親了，世界之上還有比這再毒辣的女人嗎？哎喲，你們死得可大冤了，公爹呀，您那在天之靈別散，您就好好看看惡人得個什麼結果啊！」薛丁山聽明白了，指誰說的他不知道，這裡頭共是兩輩人，有公爹，有丈夫。他為了把事情弄清楚，輕輕地推門進了屋。他一進屋，驚動了兩個女人，嚇得止住悲聲，扭頭觀瞧，一看進來這人帽插宮花，十字披紅，穿得非常鮮豔，跟一朵花兒似的，小伙長得也漂亮，她們猜出來了，這一定是新郎官薛丁山。她們嚇得趕緊把嘴捂上了。薛丁山看她們害怕，趕緊作了解釋「二位不要害怕，我沒有歹意。方才在院中散步，聽見你們哭得十分悲痛，我莫明其妙，這才來此觀看。你們方才說的話，我也聽到一些，還不太明白。請問你們二位是誰？死者是什麼人？」，「這，不知道。」薛丁山一聽怪了，你們哭還說不知道，這不是瞪著眼騙人嗎？他背著手來到棺柩前面，俯身看了看靈牌，薛丁山嚇了一跳，正中央的花頭棺材靈牌上寫著。寒江關大帥樊洪之靈位。再看兩旁的牌，是樊龍、樊虎之靈位。薛丁山吃了一驚，樊小姐給我們說她父親和兩個哥哥因為不樂意見我們，隱居到老家去了，還給我們講過三過五派人請回來，給他們爺佗仨轉臉面，然後一家人團聚，怎麼死了？這事真是奇怪。

薛丁山看罷多時，扭轉回身，問這兩個女人：「你們是誰？到底棺材裡死者是誰？快對我言講。」這兩個女人一看搪塞不過去了，吞吞吐吐還不敢說，嚇得一個勁地哆嗦。薛丁山安慰她們：「別難過，我決沒歹意，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。你們別害怕，快對我說。」，「二路帥，我們不敢說。」，「為什麼？」，「說出來怕引起殺身大禍。」，「我是二路元帥，哪個人報復，我也不答應。」兩個人互相看了半天，才下了決心。其中一個稍大點年紀的，給薛丁山道個萬福，然後擦了擦眼淚，哭著把這事講了。

「你要問亡者是誰，靈牌上寫得清清楚楚。正中央就是我們老公爹，當初寒江關的大帥樊洪，上垂首死的是我的丈夫樊龍，下垂首死的是我的弟弟樊虎，就是她的丈夫。」，「啊？他們怎麼死的？」，「二路帥，你可不興跟別人說呀。」，「少要囉嗦，快講。」，「是這麼回事。十幾天前，我妹妹樊梨花從山上回來了，非要領兵帶隊開兵見仗，那會兒就是跟你們打。我們小姑子連勝數陣，後來也不知道跟你怎麼講的，回來之後，就提出來要跟過去的丈夫斷絕婚約。」，「啊？誰有丈夫？」，「就是樊梨花呀，她是有夫之婦。她有個丈夫叫楊凡，是白虎關的大元帥。」

「哎呀！」薛丁山的腦袋嗡的一聲，他根本就不知道這些事，氣得手腳冰涼，繼續往下問：「講，越詳細越好。」，「是這樣，那樊梨花提出來要跟楊凡斷絕夫妻關係，我們老公爹當然是不答應。哎喲，家裡打得不可開交，我們怎麼勸也勸不了。哪知道那一天晚上；爺兩個為這個事又口角起來了，屋裡的東西都摔了，嚇得我們躲在門外，後來突然發現屋裡燈滅了，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等門開開一看，可憐我那老公爹倒在血泊之中，在胸前插著一口寶劍，樊梨花就在身旁。我們姐倆嚇得趕緊呼救，我們的丈夫聞訊趕到，當時把老爹爹抱起來，老爹爹還有一口氣，手指樊梨花說：我就是被她殺死的。我丈夫聞聽此言眼睛都紅了，當時找樊梨花辯理，他們講的我就記不清了。他們越吵越厲害，後來就動了武了，把我們姐倆嚇得躲到外頭去了。後來聽見屋裡有咕咚，咕咚的聲音，我們進屋一看，沒想到我們姐倆的丈夫都死了。」

薛丁山聽罷哎呀一聲，就覺著眼前發黑，金星亂晃，幾乎摔倒。這小伙子那麼自負，能受得了嗎？只氣得心頭亂跳，臉色煞白，嘴唇鐵青。他強打精神又問：「二位，你們所說可都是真？」，「人命關天，我們怎能亂言？句句是真。」，「好，你們在此稍候，我一定為你們報仇雪恨。」

薛丁山左搖右晃，一溜歪斜，往前奔走。薛丁山想：樊梨花呀樊梨花，原來你是個水性楊花的下賤之人，就衝方才這麼一說，你連個人味兒都沒有，我薛丁山怎麼能跟你洞房花燭？瞅你樊梨花舉止文明，文文雅雅，原來是裝相啊，你滿肚子男盜女娼，還有你這麼不要臉，這麼狠毒的嗎？現在你看上我薛丁山了，看我的地位，看我的長相，早晚你要再遇上比我強的人，你還要喜新厭舊，說不定我還要死在你手中。這也是好事，早知道比晚知道強啊。薛丁山一路胡思亂想，摸回洞房。

薛丁山來到洞房門口，嘍的一聲就把門推開了。他往屋裡一看，屋裡是溫柔的燈光，喜氣洋洋的樣子，紅的綠的，使人眼花繚亂。再一看，樊梨花還在床上坐著，頭戴鳳冠，身披霞披，頭上還蓋著蓋頭。樊小姐心裡還納悶兒，今天晚上洞房花燭，新郎官怎麼離開這屋了？出去半天，到哪兒去了？正在疑惑之際，猛聽見外面有腳步的聲音，緊跟著這門嘍的開了，樊梨花嚇了一跳，心說怎麼了，幹什麼用這麼大的力氣。

正在這時，薛丁山蹬蹬大踏步來到樊梨花面前，噌，把蓋頭掀掉了，梨花姑娘嚇得魂不附體，心說這也不像夫妻的樣子，這不是賭著氣嗎？揚起粉面，定睛觀瞧，就見薛丁山面色煞白，嘴唇鐵青，渾身哆嗦，樊梨花更害怕了，認為他得了急病了，也顧不得害羞：「二路帥，你的身體難道不佳？」，「是，我是不佳。你個好東西！」說著，啪！啪！過來就是倆嘴巴。他正在火頭上，又有武藝在身，這兩個嘴巴能輕得了嗎？當時把樊梨花打得臉上顯出了十個指頭印，鮮血順著嘴角淌下來了。梨花姑娘不知道是為什麼，站起來顫聲說道：「你，你因何打人？」，「打你，我還幸你。」說著話就像餓虎撲食一樣，奔樊梨花就撲過來了。一巴掌打掉鳳冠，伸手把青絲髮抓住，往懷裡一摠：「你給我趴下。」事出突然，樊小姐毫無防備，撲通一聲，趴在地下了。薛丁山上邊拳打，下邊腳踢，把樊小姐揍得滿地翻滾。按理說，樊梨花的能耐不次於薛丁山，要跟薛丁山打平手，完全可以。但是樊小姐有她自己的想法，一，摸不清是怎麼回事；二，今天是洞房花燭，要跟薛丁山還了手，成何體統，心裡還合計，說不定是有人拿酒把他灌醉了，他要酒瘋，只許他打我，我不能還手。就這樣她吃了虧了。她左躲右閃，把致命之處護住，餘者就交給薛丁山了。薛丁山是越打越沒完，桌子也碰翻了，椅子也倒了，唏裡嘩啦，碗盤杯盞摔了一地。

正打著，鬧洞房的來了。羅章、秦英、竇一虎、程千宗、宋萬、劉良、秦漢等等，二十多人，大伙兒高高興興，到了新房外頭一聽，怎麼回事，新房裡這麼熱鬧，夫妻兩人是打著玩哩？大伙兒一開始沒發現裡邊真打架，都站住了，後來一聽，不對勁兒，鬧著玩兒有這麼鬧的嗎？就聽薛丁山嘴裡嘟嘟囔囔還罵呢。竇一虎說：「別等著了，快進去看看。」眾人一擁而入，往屋裡一看，全傻眼了。樊梨花鼻口流血，頭髮被拽得一絡一絡，打得不成樣子，身上的衣服都抓破了。竇一虎知道里邊有事，大吼一聲過去，攔腰把薛丁山抱住：「二路帥，你幹什麼？還不趕快住手。」秦英、羅章也過去拉薛丁山，薛丁山像瘋了一樣，六親不認，給羅章、秦英一人來一個嘴巴，把竇一虎摔了個跟斗，回子操起椅子奔樊梨花腦門就砸，樊梨花往旁邊一閃，椅子砸到磚地上，磚砸碎了，椅子腿也摔折了。仗著人多，才把樊小姐護住，那邊把薛丁山也拉住了。薛丁山氣得拿腦袋撞牆，嗓子都喊破了：「你們少管閒事，都閃開，是冤家你們就近前來，別怪我薛丁山六親不認。」秦英捂著臉蛋子說：「薛大哥，你瘋了，你先安靜安靜，有話說清楚，到底為什麼？」，「少說廢話。」薛丁山又往前躡。大伙一看攔不住，怎麼辦呢？快給前庭送信兒吧，不送信兒不行了。小磕巴嘴程千宗